关于善的目的与善之真的探讨

陈 楚 佳

我国的伦理学研究,随着道德理想与现实、道德的特殊性及主体性等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深入。然而,为要真正把握这些问题的实质以及它们的关联,还须进一步探讨究竟什么是善,以及如何达善的问题。对于善及如何达善问题的思考,我们当然应依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然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没有永恒的终极不变的道德教条或标准,并不是说人们对于人类的伦理研究将不可以从大量的现实的善中,去抽象概括善的真实意义及总的价值取向。本文拟通过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是非评估和反思,以寻觅善的踪迹及趋向。

(一)

在伦理学说史上,历代伦理思想家的最大论争,莫过于对什么是善,以及如何达善问题的论争,而对于这一伦理学主题的论争,也历来就存在着两种彼此对立的看法,即一种主张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和功利主义,而另一些思想家则认为应该从理念、意志及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去说明善。一览伦理学说史的发展,尽管人们也能看到即便是主张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家中也常有分歧,在主张理念至善和意志为善的思想家中也会发生纷争,然而全部伦理学说史总是环绕及贯穿着这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论争,这是基本的事实。

在西方伦理学说史上,对快乐主义、幸福主义首先进行驳难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至善论。从柏拉图的对话集《菲利布斯》篇中,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提出善即是知识。在这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固然也正确地看到了快乐和幸福还需要有理智和知识,然而,用获得最大幸福需要知识的理由,是绝对无法否定幸福确实是善的。因为知识即便确实是获得最大幸福的必须条件,知识转化为善也表现在它有助于造福,善的实质也还在于获得幸福。

对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的另一次大的非难,或许要数康德的善良意志为最深刻。康德的意志法则的确对近代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非同凡响的重要里程碑,因为他一反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主流,而明鉴了道德生活中的意志问题,提出了善永远是同意志相联系的这一包含合理因素的认识。然而,康德的致命弱点,却在于他把这种意志法则仅仅看作是纯粹实践理性法则,而没有看到人们的这种道德意志的实质也总是一定的经济利益及权益而促使他们向往的东西,各种不同意志的实质内容,也还是他们的利益,不是满足个人幸福的利益,就是满足他人及人类幸福的利益。这是因为意志作为一个特殊的心理过程的概括,它本身并无善恶的价值或内容,而这一心理过程若呈现出善恶的价值,它的真正的内容亦就在于有益或有损于人们的利益及幸福。所以,关于求达无幸福及利益内容的纯粹理性、敬重心或

意志的善，只能是一种空空的冥想或虚幻。

在西方伦理学说史上，C. E. 摩尔用语义与逻辑的分析方法，把事实与价值加以区分，批评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曾经被认为是对英国传统的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所运用的语义及逻辑分析的方法，当然不失为研究伦理学的一种可取的方法，他所创立的合理的直党主义伦理学理论，把事实与价值加以区分，并用伦理价值论区别善性与善的事物，对于克服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狭隘的功利观念即把情感愿望的满足简单地等同于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人类伦理学说发展史上，行为价值论对于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的批评也有较多的合理性。然而，一方面由于他仍然是用幸福需要理智，而否定善的理智，其实质亦在幸福及功利；用手段也具有善的价值，而否定善的幸福及功利价值；用善的整体价值，而否定幸福是善的目的；又用善要求内在价值，而否定善的功利意义。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他的行为方针及大多数结论，又与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十分相似，并且他还把理想的善归之于对个人的热爱和美的享受。他还否定人类的道德生活与社会进化发展之间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使他自己也陷入价值与幸福要求及功利的二元冲突之中。特别是摩尔对进化论伦理观的批判，他采用的方法亦如同他否定幸福是善的目的的方法一样，即以进化也须待用其他标准来确认其善恶为由，而否定进化本身所具有的善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摩尔关于比较进化的东西，并不一定比不进化的东西为好这一立论的提出，是在本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经产生并已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然而，只要否定道德的善与世界发展进程的关系，离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要求。那么，关于道德价值的善恶与功利价值关系的认识，也就会永远陷入不可解脱的困惑之中。

概括以往的伦理思想家对于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及功利主义的批评，主要是从这一类伦理思想尊崇自然及人的需要和利益，但是却比较地无视理性、意志对于善的意义、同时也有把利益直接等同于价值，而忽视德性需要培育人的内在价值的倾向，在这一方面，理念论、意志论、内在价值论对于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及功利主义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理念至善、意志法则及内在价值论在批评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的非理性、非意志及非内在价值的缺陷时，一则没有将情感主义的享乐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及功利主义加以区分；二则在在对善作整体性的考察时，又只是片面强调理性、意志、内在价值或手段的合目的性，并未深层揭示它们和幸福之间的形式与内容、属性与本质或实质的关系，以至使他们的理念、意志、内在价值又成为无内容和实质的空洞形式或抽象。由于理念至善、意志法则、内在价值对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不是扬弃充实，而是加以抛弃，这种无肯定的否定，其直接后果是使理念、意志、内在价值成为非功利的虚幻、纯粹意志及神人境界，同时又由于它们远离现实，因而它又不能不被现实所疏远。

在人类伦理学说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实践及道德生活中的历史必然性与意志自由的关联，对幸福主义及功利主义的扬弃即对其基本内核的肯定和对它们的非理性、非主观、非能动、非历史趋向的克服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正确理解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肯定功利主义至少有一个优点，即它把人们的道德生活与经济关系相联系。马克思主义确认每一个人都在谋求幸福，个人幸福与大家的幸福不可分离，乃是无须加以证明的，是存在于每一个人意识和情感中的，颠扑不破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批评幸福主义、功利主义只是从客体或简单直观形式去理解，而看不到人的理性、主观性及能动性，也看不到人们的道德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批评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家对道德生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的理解，

仅仅限于资产阶级的范围，把个人利益看作是道德的基础，而看不到这种关系还会历史地发生变化，而新社会的发展则要求使个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还批评幸福主义、功利主义虽然也看到了人们的理性、意志也是为一定的经济关系而使人们向往的东西，然而他们却看不到人们在对经济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还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还批评幸福主义、功利主义只是希望建立普遍幸福的道德世界，然而他们却看不到这一人类普遍幸福的道德世界的建立，首先必须通过改造客观世界去实现，人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才能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获得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真正价值又在于为人类创造最大幸福。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家，也称谓自己的道德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功利主

(二)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唯物史观尽管从社会道德生活与社会经济状况及发展的必然中，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本质，也深刻说明了社会道德生活发展的规律，阐明了人类道德生活发展的基本法则。然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在对唯心主义道德观的批判中创立唯物史观，因此来不及以这一方法去详尽说明具体的道德问题及细节，例如具体论证什么是善，善的目的，以及至善达善具体方法等问题，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道德学说，则必须深入到道德生活的具体领域，以具体地讨论这些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既然确认正确理解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因此，道德生活中的善与恶总归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和表现，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一定社会的人们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构成了全部社会道德问题的本质。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所表现的情感、理性、意志也总归是一定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使他们向往的东西。因此，善作为道德生活中一种好的价值取向，也总归是具有一定利益内容的价值取向。在这一方面，以往功利主义思想家的缺陷并不在于他们看到了善的功利本质，而是在于他们之中的某些思想家把功利事实直接与功利价值相混淆的倾向。在善与功利的关联中，他们还没有从道德领域中更清晰地去说明善所呈现的是功利价值的取向。而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则应该说明善的这种以功利为基础的价值性质或取向。在这一功利事实与功利价值的关联中，若把功利与价值绝对对立与分割，或否定善的功利本质，或不了解善所呈现的是功利的价值性质，则都不符合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这一基本思想。

在对善与功利的关系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与以往的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及功利主义的伦理观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实践出发，认为道德生活中的善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功利价值，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历史地运动和变化的。而以往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及功利主义的思想家总是从人的本能需要的满足及情感愿望的满足去说明善恶。近代英法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则从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利出发，即推崇人性论及人本主义的幸福主义与功利主义。这个传统也一直以改变了的形式延续到现代，一种自我实现的伦理学就是这种改换了形式的以自我满足为本位的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功利主义是旨在促成社会生产方式及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的伦理观。对于道德的善还必须作出有关社会发展的要求及价值的思考。对此持不同看法的意见，一是批评有自然主义的谬误，二是认为这不属道德论。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把道德引向纯粹、孤立及非社会实践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确认经济必然性对于社会道德生活的支配和制约，却并不否认意志

的相对自由及意志抉择的道德价值，这就不是自然主义。而道德论若不阐明善恶在历史发展中运动和变化，也不可能对善恶作出恰当的理解和认识。所以，阐明道德与经济必然性的关系，这乃是使伦理学成为科学的必须，也是论理学的应有之义。

关于把善归结为功利价值，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对人的理性、意志及精神价值的一个亵渎，它只能成为见利忘义之辈的口实。其实，革命的功利主义并不看轻人的理性，意志及精神价值，恰恰相反，它认为正确的理性、意志及精神会具有比一般物的价值更高的功利价值，它只是认为世界上没有超功利内容的理性、意志及精神价值。道德生活中所崇尚之义，其实也并非无功利内容之义，只是斥责以一己私利而损害共同约定之利而已。然而，见利忘义说本身却有将义利对立、分割、甚至让人产生有无功利之义的迷误。而道德之义的真谛是要求人们去自觉奉行约定之利、集体之利、长远之利及全局之利。世上没有超功利价值的理性、意志及精神。一种道德论不论是至重于理想，还是至重于人格意志的自我完善，尽管也会呈现出某种超自然、超现实的外观，然而，即使是佛门顿悟真如佛境，它的希求也仍在有普度众生之功利。至于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自身的完善，当然不仅与这种庵堂修行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它必须现实地表现为造福人类、造福人民的贡献和献身。

幸福是善的目的。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乃是一条无须加以证明的颠扑不破的原理或公理。所谓无须加以证明，若用伦理的理论术语来说，也即是由人们的直觉就可以感知的公理。那么，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什么样的幸福才是善所希求的最高目的呢？这就是人类幸福，或者说全人类的共同幸福。马克思主义在论及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时，十分明确地指出，个人利益应该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所期求实现的人类的共同幸福，当然也包含着每一个人的幸福，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幸福也应是善的目的，只是把人类的共同幸福作为善的最高目的。在个人幸福与人类共同幸福的关系中，人类的共同幸福虽然也要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人的幸福，然而，个人幸福应该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善的目的本身有高低层次之分，因此，人们在现实中对目的的期求和善行也就有价值大小之别了。于是对目的的期求及善行，或者说现实的善，也会呈现出相对性及或然性。如尽管人们都是对幸福的追求，然而却有善与不善，甚至会出现善与恶的对峙与冲突。然而，生活现实中有这种矛盾和冲突，并不能由此否定善的目的本身，更不应否定善的最高目的乃是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关于善的最高目的或至善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幸福的论证，我们可以从人是社会的动物，从人的社会本质中作出论辩和说明。然而，作为一种善的价值的论证，则主要还是人类的道德生活的社会实践所证明。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对于个人幸福与人们共同幸福的相互关联，进行长期的协调、实践和反思的结果，是行为实践及价值经验的比较、总结及概括的结果。于是从善的目的与善的现实的关系来说，也并不是如以往的思想家们所说是一个真实的善与非真实的善的关系。而是一个现实的善的相对性与作为最高的目的之善的绝对性之间的关系。无现实的善就不能达到最高的善，而作为最高的善又确实应该是现实的善所应期求实现和到达的目标，并且也是衡量现实的善之价值大小的一个最高尺度或标准。

对于善的最高目的，以往的思想家常把它作为善之真来认识。然而，这种把善的最高目的与善之真相等同，即常常会导致一是把现实的善看作不是真实的善；二是以为把握了善的最高目的也就真正有了善。其实，在这里隐藏了一个不应有的混淆，这就是把对于善的识之真与关于善的行之实即善之真相混淆。善之真不同于识之真，善之真不仅要求具有普遍性，而且还要求具有直接现实性。善的目的乃是全人类的共同幸福，这是人们对于最高的善的识之真，而真正的善之真则在于要把这种最高的善变成行之实，于是善之真的真正含义，又还

在于使行为具有促成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造福人民、造福人类的价值。善之真即表现为促成社会发展和进步并造福人民及人类的有益的行为实践及社会价值。我们要从这一善之真或善的现实价值的意义上来建树社会的道德生活。

(三)

对功利主义的反思，探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以往的功利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并从社会实践的意义上阐明善的目的与善之真的不同涵义，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伦理学体系，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道德论中的功利观，不是人本主义以自我为本位的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和功利主义，而是唯物史观的功利观，它要求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去思考社会道德的理论和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一方面确认社会道德生活的基础或本质是利益，同时又深刻揭示社会道德生活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而发展的规律或法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科学的伦理学，依据道德发展法则，不仅能够而且也应该向人类说明社会道德建设的理想即理想的道德社会和理想的人格，然而这种理想的目标，只有通过善的实践才能变成现实，而一种真正具有善的价值的伦理学，又完全体现在它能够指导人们去进行善的实践。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革命的功利主义原则一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须从我国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出发，从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未经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因而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这些基本事实出发。在这一方面，党的十三大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乃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也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指明了基本的依据和方向。为要使我们的道德理论及人们的行为实践真正具有善的价值，即达到善之真，在社会主义社会依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建设社会道德生活，这是根本之途。

我们在对功利主义的反思中，也曾指出以往的功利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轻视理性及意志的道德功用及价值的倾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确指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功利主义、幸福主义的思想家中，存在着直观，脱离人的社会实践及无视人的主观性及能动性方面的弊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汲取功利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同时又必须克服它所存在的这些弊端。因此，作为唯物史观的道德学说必须在道德的特殊性，道德的主体性，道德的创造及开拓功能方面去充分拓展它的学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使然。这是因为一种新道德的建树，固然必须有需要这种道德建树的社会条件，并且这种新道德也只有在合乎其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够得到普遍的发展。而道德建设的目的又仍在于不断改善和创造良好的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和求达人类的共同幸福。然而，这种新道德的建树还必须通过道德的理智、道德的意志及特殊的道德活动的内在机制方能实现。因此，如果仅仅只是就道德而谈道德，那么，从这一狭窄的意义来说，一种好的道德，它就是一种好的良知，即关于善的知识或智慧的建树，或是一种好的意志及至高无上的人格建树，或按照最新颖的说法，道德即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人的完善化等，这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恰当的说是逻辑的合理性。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只是一抽象的或纯粹的道德思考。如果我们不是从绝对抽象或纯粹的意义上去思考道德，而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早已确立的从社会实践的意义上去思考道德。那么，正确理解好的理智、好的意志、好的人格及自我完善，也应该是一种有益于推动或促成社会发展和进步，并造福人民及人类的行为实践及价值的理智、意志及人格完善等。现实的问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时候，一定不可遗忘并须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

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在强调善的实践价值时，又必须拓展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理智、意志及完善人格的研究，并进行这一方面的道德教育、修养和道德评价活动。而且，它还是伦理学实现其善的价值的关键。所以，在关于道德的理智、意志及人格完善的问题上，不论是把它们等同于善本身，或因为它还不是善的现实就不予拓展或重视，都会导致片面，并有碍于实现善之真。

以往的功利主义总是把个人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则确认，个人利益应该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功利观看来，幸福作为善的目的最高价值也在于创造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在关于个人幸福与共同幸福的这一关系中，由于在以往三种奴役形式的社会里，作为社会组织的代表本来就是剥削者的代表，社会共同体还不是人民的真实的共同体。于是，人们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也常常处于尖锐的对抗中。于是，人们在观念形态中也常常总是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幸福与社会的共同幸福的绝对对立中以思考道德问题，这是由旧时代所造成的。然而，尽管这种奴役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但人们在这种对立中思考问题的习惯却并没有即时地发生变化。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中也还会时常发生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保障社会共同体成为真实的共同体的任务，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反对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贪赃枉法、玩忽职守及渎职等玷污真实共同体的恶行的斗争，不论在今天，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都将是必须的。社会主义真实共同体的建设也还会呈现出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甚至从局部发生不真实而克服和发展到完全真实的过程，并且也确定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以实现真正有效而普遍的伦理监督等。然而，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又毕竟已经不再是私人资本的附庸或资本家的共同事务委员会。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已经确立以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宗旨。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应该说是已经成为基本现实的真实共同体。在这样一个真实的共同体中，作为人们基本的价值选择原则，当然也应该是使人们的个人利益符合和服从社会的共同利益，并使个人幸福符合全体人民及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在这样一个价值选择的关系中，只要我们不把作为反映事物性质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与作为价值取舍大小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加以混淆，我们在价值选择中当然无疑应该使个别和局部的利益符合和服从共同及整体的利益。在这里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的理解：一则马克思所言的应该使个人利益符合整体利益，使个人幸福符合共同幸福，他丝毫没有要消除个人利益或个人幸福的涵义；二则若不是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摆在绝对对立中，而是把它们作为实现善的价值的不同层次去思考，我们在理解这二者的关系时，也就能更臻于完善并更易于正确调解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将有助于建设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实现共同幸福的价值又高于个人幸福。善的最高目的则是创造全人类的共同幸福。

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应当充分认识善的整体价值，只有既考虑到善的利益本质，善的发展要求，又考虑到知识与智慧、意志、情感、心理的善的价值，同时又考虑到各种复杂环境中其行为适度的善的价值，才能达到真正的善的效益。而这一切都是实现善之真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人们对于善的识之真尽管可以从各个侧面作出不尽相同的合理论说。然而，要真正使行为实践及其观念具有推动和促进社会发展及进步，并有造福人民和人类的现实价值，则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与行为实践相关联的各种因素的整合的善的价值，而只有我们真正明了善之真与关于善的识之真的区别，我们才能自觉地去把握善之真所必须具有的这一善的整体或善的整合价值。